《我们这十年》“人民视角”里的中国故事

本报记者 张洁

热点追踪

“礼赞新时代、奋进新征程”——迎接党的二十大优秀电视剧展播活动重点剧目《我们这十年》正在热播。该剧通过11个单元故事,展现了新时代的社会发展变迁,讴歌了人民群众的新风貌、新奋斗,一经播出便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和广泛共鸣,该剧被专家评价为“现实题材创作的新突破”。那些属于普通人的泪点、笑点、燃点最动人,观众为这部剧的贴近生活与真实感点赞。剧集在充满烟火气的“人民视角”里,升腾起一个真实的中国。

11个主题塑造新时代群像

《我们这十年》取材于人民群众的真实故事,是“我们”书写、书写“我们”的时代画卷。该剧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、发生的历史性变革,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、小人物折射大时代,全景绘制出一幅绚丽多彩、温暖厚重的新时代画卷。

该剧由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、华策影视(北京)有限公司、上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,在东方卫视等平台播出。该剧由赵依芳担任总出品人,傅斌星担任总制片人,张晓东担任总策划,集结了总编审程蔚东、艺术总监毛卫宁;安建、杨阳、滕华涛、刘海波、库尔班江、刘雪松、李昂、杨磊等分别执导各个单元;王凯、谭松韵、杨烁、郭晓冬、侯勇、闫妮、白百何、白宇帆、黄志忠、王雷等主演。剧作集结了国产剧创作一线的中坚力量。

自2020年“时代报告剧”概念诞生后,《在一起》《石头开花》《功勋》等作品相继问世,收获了不俗反响。相比于电视连续剧,单元剧有突出的优点,但也有其独特的创作难度。《我们这十年》同样采取单元剧形式并对真实案例进行加工,在叙事节奏和结构形式上,做了一定程度的创新。

毛卫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:“《我们这十年》是4集一个单元。不同长度讲述一个故事,它的方式、结构和节奏也不一样。我们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单元,需要做一次探索。”另外,他表示,该剧在选材上煞费苦心,“这个题目很大,《我们这十年》从2012—2022这十年中,我们要表现什么,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。《功勋》中八个人物都是英雄模范,《在一起》是以事件为主,《我们这十年》是写事件中的小人物,小事件反映的是大主题,就在这个原则下,我们确定了现在看到的这11个方向。”

通过11个单元故事,捕捉了这十年间无数瞬间记忆,以影像为笔,塑造了新时代群像。十年来,值得讲述的中国故事灿若繁星。程蔚东介绍,筛选的过程颇费工夫,“从最初的200多个选题创意到最终11个单元,内部讨论不下100次。”之后又围绕这些故事展开更深入的调研。讲述抗疫故事的《坚持》,剧组的采访记录就超过23万字;讲述军队建设的《砺剑》,编剧深入部队采风,在生病的情况下,为更好搜集素材、打磨剧本甚至推迟了手术时间。

为了把故事讲深、讲透,各个单元的主创团队前期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。《前海》单元的导演刘雪松表示,在开机之前,编剧在前海“梦工厂”开展了将近四个月的采风工作。刘雪松说:“采风完了之后,我们决定把剧本重新调整一下,只截取其中一个小点。就像《我们这十年》所有单元的戏,都不可能用四集讲述十年,只能找一个小的切口作为落脚点。”

在演员选择上,毛卫宁介绍,《我们这十年》每个单元的演员均按照符合角色的原则挑选,比如《唐宫夜宴》的所有演员都有舞蹈基础,《热爱》里踢球的孩子是从当地找的足球少年。《我们这十年》里主要演员也是导演熟悉并合作过的。毛卫宁解释说:“因为每个单元的拍摄时间只有十几天,所以每个团队一开始就确定了必须选择熟悉、默契的演员,才能让他们很快进入角色,高效率地完成这个角色。”

谈及令人难忘的创作过程,毛卫宁说:“过去拍再大、再难的戏,都是一个团队班底拍,按照一个进度走。但《我们这十年》进度不一样,今天解决了问题,明天新的单元还会出现新的问题,11个团队同时做11个不同类型的电视剧,这是我创作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。”

剧组有一个包括总制片人、总策划、总编审、艺术总监在内的核心微信群,从成立至今,这个群每天都有人在说话,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毛卫宁感叹:“这部剧的前期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,4000多名工作人员,十几个国家的演员参与了拍摄,从前期到后期,地点遍布祖国各地,地域之广、参与人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。”

讲述“我们”的烟火日常

这是一次见微知著、由小见大的贴地创作。“由始至终,‘我们’是剧的主体,因为剧中所反映的生活,就是由所有观众共同创造的。”张晓东说,所有的“我们”在这十年里齐心协力缔造了新时代的奇迹,也正在共享时代赋予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因此,新时代为取景框,我们做主角——这便是《我们这十年》剧情的高度凝练。

第一单元《唐宫夜宴》以河南卫视2021年春晚节目《唐宫夜宴》为原型,通过讲述“爆款作品”背后的创作故事。该单元在彰显文化自信的主题表达之外,加入了传统与现代、艺术标准与大众审美之间的思辨,客观呈现了当下舞蹈演员所面临的生育问题、事业抉择,传统歌舞剧院与现代科技、媒体融合发展等话题。

编剧任宝茹、高璇介绍,在面对“唐宫夜宴”选题的时候,不仅关注到节目本身所承载的文化意义,还关注到了背后文艺工作者的困境:“我们写舞蹈背后的人,写光鲜背后的困和窘,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她们的文化自信,这些人是这十年文化和文艺界中颇具代表的形象。”

在令人记忆深刻的第二单元《热爱》中,体育老师张雷来到新疆偏远的某镇中学任教,他发掘学生的足球天赋,帮助少年改变人生命运。故事里的另一条副线,援疆干部推广农业无人机技术带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。多年之后,该镇实现了脱贫,孩子们改变了命运,而张雷则和其他教练继续耕耘在此。《热爱》多角度展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、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图景。

程蔚东说:“《一日三餐》是我们舍弃了编剧郝岩原先的《回乡记》(写省委副书记两次回乡的变化)创意后,编剧为此在大年初一就离家千里去广东调研,这才产生了《一日三餐》。”故事借广东一家肠粉店十年来的变化展开,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实就体现在一蔬一饭的朴素回归。剧中表现了传统手艺人的娴熟与坚守以及普通市民的朴实与善良,而焦俊艳与侯勇的父女情感戏份也让人动容。

不同单元,相似的是对人民生活的朴素贴近和真实再现,这非常考验主创团队“讲故事”的能力。毛卫宁坦言,“这其实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真实生活,我也希望大家能从这部剧中,获得继续努力的勇气。”

剧中有的瞬间深深镌刻在了网友心中:“看蔡五味回忆多年前跟女儿卖肠粉的细节,泪目了,想起了上学时父亲接送我的样子。”“《热爱》这个单元看哭了好多次……孩子们流着汗水的笑脸刻在我心里了。”“‘如果不行的话,随时回来找我’。叶舟父亲的一番话太让人感动了,家庭永远是船舶停靠的港湾、在外拼搏的孩子的避风港。”

“我们”是谁?《我们这十年》娓娓道来、充满温情,让观众深切感受到这十年的美好生活里有你有我。从陈冉到张雷,再从叶舟到蔡云,包括佩姐、项海、蓓蓓等配角,这样的面孔丰富立体,把“我们”描绘得更加清晰。甚至在群像中的新疆孩子们,他们的眼泪,也让更多观众热泪盈眶。

有的网友看完后忆起温暖的过往:“看到《热爱》,想起了自己在新疆支教的经历,真的感同身受,果然热爱可抵岁月漫长。”“本来是抱着看喜剧的心情来的,但剧情真实到让我想起曾经支教的日子,最后流着泪看完的。青春真好,热爱真好,有梦想真好。”

毛卫宁表示,“《我们这十年》展现的故事离我们很近,所表现的方方面面都是观众非常熟悉的,甚至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,所以一定要真实,真实的才能有共情,更有艺术感染力。希望观众看《我们这十年》,会哭着、笑着、感动着、自豪着。”

展现生机勃勃的大美中国

《我们这十年》覆盖了天南海北广袤大地的多彩中国故事,跨越北京、浙江、内蒙古、广东、新疆、河南、宁夏、湖北等十余个省区市。因此,观剧的过程,也不失为遍览锦绣山河的一次巡礼。每一个单元故事,从生活细处落笔,各有缤纷,又汇成延绵的多彩画卷。

以《心之所向》为例,该单元是《我们这十年》中唯一一个反映乡村振兴的单元。摄制组以“绿水青山、美丽中国”为主题,从江南水乡撷取诗画田园的景观,还专门邀请中国美术学院学者姬鹏担任这一单元的美术总监,以绘画的情愫介入影像创作,营造出“富春山居图”般的江南韵味。

在拍摄中,剧组更是克服了高温、台风等各种困难,以最饱满的热情和最大的努力,保证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各单元进入拍摄正值今年酷暑,在历史罕见的热浪中,《沙漠之光》单元剧组在60多摄氏度的沙漠高温中连续拍摄,工作环境逼近生理极限;《唐宫夜宴》单元剧组,演员们在40多摄氏度高温下穿上厚厚的长羽绒服,还原冰天雪地里的故事。

除了担任全剧的艺术总监,毛卫宁同时还是《一日三餐》《西乡明月》《砺剑》三个单元的导演。疫情是拍摄中遇到最大的困难,毛卫宁说:“我们拍摄的两个地点,保定和包头都因疫情受到影响,但是我们要求《砺剑》一定要如期开机,完成拍摄。制作中的艰难可想而知,尤其在包头,拍的是坦克、靶场、沙漠等,自然环境很恶劣,尤其要拍军人的摸爬滚打,有别于一般的戏,它的创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。”

有观众表示,“《我们这十年》看到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,在感叹变化、感悟成长的同时,也更加坚定了对美好的相信,愿意更努力地走下去。”“主旋律的故事是没有悬念的,但故事怎么讲,能不能戳到人心,就要看剧本的设置了。《我们这十年》每个单元都一唱三叹、一波三折,抵达的过程最动人。”

在统筹制作《我们这十年》的过程中,傅斌星对现实题材创作也有了更深的认识,“故事要取自于真实的原型,要从人物和事件的细微处出发。此外,我们要努力抓取时代人物的精神内核,并撰写不失去既有戏剧性魅力的故事。进行现实题材创作,需要情感是真实的,脉络是清晰的,立场是坚定的,故事是精彩的。”

毛卫宁曾执导过《十送红军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百炼成钢》《功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》《麗山之歌》等众多作品。谈及现实主义创作,他表示,今天的观众一定会排斥假大空,“我认为一部优秀的主旋律电视剧应该是故事源于生活、人物真实可信、行为符合逻辑、情节丰富生动,这几个特质缺一不可。真实才能可信、可信从而代入、代入进而共情。”

主旋律剧集在扎实的选材与强大的主创护航下,收获了不俗的口碑与评价,然而由于题材的局限、类型化不强、单元模式创作的不连贯性等原因,导致剧集热度不高、难以出圈,这也是创作者面对的问题。但从《觉醒年代》《山海情》《功勋》到《大山的女儿》《我们这十年》,主旋律剧集年轻化的表达,关照现实的题材与故事等,也令该类剧集收获了一大批年轻观众,口碑一再攀高的同时,热度再上一层。

现实题材创作需要构建具有共时性的价值观反馈。这部剧创作的启示也在于,要紧跟时代步伐,从时代脉搏中感悟艺术脉动,记录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历程中那些应该被铭记、被歌颂的美好闪光点。在这短暂的十年中,人们回首来时路,走好脚下路,展望未来途,这或许是这部剧能给予的答案。

尹世传统糕点 老味道的手艺要流传下去

本报记者 胡春萌

今天,方便的物流让人们可以更便捷地享受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,然而越来越多的国人“吃过见过”后,反而更推崇中国传统的美味。饮食界也逐渐刮起“国潮风”。

枣花酥、蝴蝶酥、奶皮酥、云片糕、绿豆糕……B站账号“尹世传统糕点”专注于介绍中国传统糕点制作技艺,账号是由尹继庆和尹海通父子共同打理的,父亲尹继庆从事糕点制作30余年,负责出镜讲解演示,儿子尹海通负责视频制作与运营维护。亲切的天津方言,不疾不徐的语速,暖色的画面呈现,不仅让人们看饶了、学会了,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烟火气带来的“治愈”。父子两个人在合作中一点点去沟通、磨合,他们的想法也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不同世代的人对“传统手艺与现代生活”的不同理解。

“老味道”是个什么味道?怎么拍出“老味道”?

记者:做UP主、拍短视频是谁先提出来的?

尹继庆:是我提出来的。我儿子就是做视频制作这方面工作的,我看他帮别人拍视频,我说“你给别人拍也是拍,给我拍一个呗”。

记者:这我没想到,我以为拍短视频这么时髦的事会是年轻人先提出来的。您提出来了,尹海通就同意拍了?

尹继庆:没有,他工作太忙,没理我。后来过了好久,他自己工作没那么忙了,才想起来我这茬儿。

记者:那您是为什么想要拍短视频的呢?

尹继庆:我做糕点卖糕点30多年了,我就觉得这个传统的东西得有人吃,它才能传得下去。不能说传统的糕点最后都是老年人喜欢,年轻人不买了,那肯定最后就没市场了,就失传了。你别说,自打拍了短视频,到我店里买糕点的学生、年轻小孩儿越来越多了。这点我挺高兴的。

记者:人们的口味又变回来了,开始追求“老味道”了。

尹海通:也是也不是。其实这个口味和糕点的技术是一直在变化的。每个时代的人,都在尽力去改进。“老味道”它也是有变化的。前两天,我爸还和我念叨,他想明白了一个打蛋糕的技术问题。同样的糕点方子,可能不同的糕点师傅做,口味也不太一样,用不同时代、地域的原料做,成品也会不太一样。回归传统只是说把传统里最精华、最核心的东西抓住了。不过,我是觉得我爸手艺真的挺好的,他做的中式糕点确实是好吃。我能吃出区别,但是我爸有时意识不到,他自己觉得可能是加糖减糖的问题,但不是这么简单的,是技术的问题。

尹继庆:可是你从小一直不怎么爱吃,你是后来听你同事、朋友都说好才认可我的吧?

尹海通:我天天闻天天吃,再好吃也腻了。要是不觉得您的东西做得好,我也不会给别人推荐,也不会帮您拍短视频、做宣传啊。您说是吧?

记者:刚开始拍摄短视频,是不是您二位需要磨合很多?会不会父亲制作的时候经常被喊停,多角度拍?一开始适应吗?

尹继庆:没有,我不停,那样没法做活儿的,他自己找角度拍。

尹海通:那样弄的话反而就没法拍了。尽量用机位来平衡,不让我爸重复拍。因为中间总是为了配合镜头停下手里的活儿,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就不对了。不能够影响被拍摄人的状态,那才能展现最真实的东西,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方法。

除非是真的跟不上了。我爸总是下意识地就干完了,他意识不到自己干了那么多步骤。做糕点对他来说已经有点融会贯通的意思了,让他说细节他说不出来。我爸意识不到的那些部分,可能下意识就做完了的步骤,就是关键点。比如,按配方准备好食材后,我爸给别人讲“这东西就加面加糖混合就可以了”,可是还有和面这个步骤呢。怎么和面?和面到什么程度?这个时候我就要提醒我爸讲一下,或者在后期里补充一下。

记者:所以网友经常说“我眼睛看会了,可我手不会”。那拍视频的时候,会先写个讲解词的草稿吗?

尹继庆:没有,我想起嘛说嘛。

尹海通:实在没说清楚,表达不出来了,我再告诉我爸怎么说,要保持最真实的状态。但是刚开始拍视频,有一个不太默契的点,就是我爸总是觉得那些技术没有那么难。我有时候会觉得某一个环节必须要讲一下,我爸就会觉得“这谁不会啊”。实际上“难的不会,会的不难”。

尹继庆:其实对手艺人来说,你得受到那个累、干到那个量,才能达到那种手艺。干不到那个量,再教也没用。为嘛人家说学手艺要“开窍”?你得受到累了干到量了,手里的活儿就有变化了,就“开窍”了。

今天的人在“老手艺”里获得了什么?

记者:您什么时候发现“尹世传统糕点”的短视频火了?有没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呢?

尹继庆:意外的事情,就是拍了几十个短视频,我们从来没在视频里说自己的店在哪里,但是我发现有的人打听着找过来了。而且,还有不少网友真的在认真学认真做,还把成果的照片、视频发到B站上。有一个小学生,就是个天津孩子,把我视频里教过的所有糕点都学会了。

尹海通: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们都刻意没有说我家有店这件事。后来问的人太多了,网友在评论里也互相交流信息,因为也有咱们天津本地的“粉丝”。我们也是刻意控制这个事。因为怕有很多“粉丝”来买,我爸忙不过来会累。我家就一个小店儿,我爸年岁也大了,也没指望靠做个短视频扩大再生产,顺其自然就好。

记者:你们觉得,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网友,喜欢看“中式传统糕点制作”的视频呢?尤其是有很多年轻人在看,还在跟着学做。

尹海通:有的人是同行,在专门学做中式糕点,更多的人是业余爱好。我觉得业余爱好的这部分人,他们的原因也和我支持我爸做短视频的初衷不谋而合。

那时候疫情刚刚开始。面对那么大的变化,很多人心情都不是特别好。如果能够在家里自己做糕点什么的,有点不一样的事情做,其实心情会好一点,会感受到生活的温暖。中式糕点和西式糕点还是有区别的。西式糕点里各种配料比较多,但是中式糕点,配料可能比较简单,你需要钻研它,琢磨它,手上的技巧比较多。人在做这种事的时候心会沉下去,人们获得的内在精神上的享受会多一点。

记者:还有一部分人,他也不学不做,就是单纯喜欢看。

尹海通:这也挺好。我在做短视频的过程里,也一直在试图通过画面、音效等,让大伙儿感受到温暖的东西。有一期视频,内容没有教学,就是把之前的视频素材进行汇总,将每一种糕点在烤箱里烤熟的过程剪辑在一起,营造灯火摇曳的那种感觉,然后放慢速度或者再增快一点速度,在里面加点小细节,灯光、色调、节奏、音乐等,都是一点点微调的。“不让你看出来我干什么了,但就是让你看着舒服。”这属于我自己做视频的一个小小癖好。确实有很多网友感受到了我想传达的东西,留言“看爷爷的视频觉得像散文,很温暖。”能在我们的视频里感受到舒服、温暖,这就够了。也正是由于这个想法,我们才一直坚持去干这个事。